

那年十八正芳华

航空工业宝成 王红霞

2018年元旦之际，很多微友相互感染着，以各自不同的心境做了同一件事：在朋友圈里晒自己十八岁的照片。也许是正在热播的电影《芳华》怂恿了太多人怀念青春的情怀，也许是2018这个年份中的“十八”，正是每个人生命中青春吐芳华的黄金年华，还有人说是因为“00后”这一代今年刚好十八岁。总之，不少人一触即发地在这时序更迭惜时感伤的日子里，翻箱倒柜找出封存在光阴里的老照片，集体文艺了一回。这大概应当是继去年全民晒军装照后，又一个参与率超高的大众行动。“谁还没有个十八岁？”当这句高频语被不同年龄的人发在朋友圈时，终于懂得：每个人刷的，其实是自己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不论命运将它装订得典雅还是拙劣，青春都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人生有一首诗，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往往并没有读懂它，而当我们能够读懂它的时候，它却早已远去，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青春。”董卿在《朗读者》“青春”专题中那段感性的开场朗诵，一直留在了记忆深处。这个世界有

太多的不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终将无一例外地老去。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能够穿透现代人的层层盔甲，轻而易举让众多个性不一的微友热捧趋同的，必有其直抵人心的魔力所在。纵然芳华难再，但不论今天的你知天命、过花甲抑或近古稀，每个人的生命中谁不曾有过青春飞扬的豆蔻年华？谁没有年少轻狂的青春梦想？那些印刻在我们青春里的故事，以及镌刻在故事里的人，是我们一生也无法抹去的时光碎片，是无论何时看到都会带我们瞬间穿越的鲜活记忆。

看着一张张刷在朋友圈里男男女女的十八岁照片，隔着或长或短的光阴，抚今追昔，有的人让人羡慕时光只是打磨了她或他的稚气与青涩，而多数人则只想叫人对岁月俯首称臣。流年的锻造已经让不少人变形走样甚至面目全非。曾经在西藏当过三年兵，如今已经退休四五年的芸姐，在我七八年前认识时就是一副胖胖墩墩的模样，当我看到她那英姿飒爽、秀美苗条的十八岁军装照时，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同一人。据说芸姐看《芳华》时，当场在电影院里就哭得荡气回肠。五十多岁的同事老张一直是大家公认的“常青树”，但看到

他晒出的那几张骑在翻斗摩托车上的十八岁“爆炸头”帅哥时，不得不感叹：所谓岁月无痕，只不过是岁月这把刀用得手轻手重因人而异罢了。但刀，它终究还是刀。

十八岁那年的我，技校毕业进了军工当了一名车工。多年后回想起来，总要以衷地感恩一番：相对于十八岁就已经结婚生子的母亲，命运待我的确不薄，让我的青春里有诗与远方作伴。十八岁那年年底，恰巧赶上市工人文化宫举办首届文学讲习班。于是，听着父亲“一定要早就业，女孩子有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就行”的威严训导中长大的我，仗着上学时有“豆腐块”见过报端，执拗地开始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去文化宫，如饥似渴地听当年享誉全国的宝鸡商子秦等一大波名人引导着大家在诗歌里遨游。回来的路上肆无忌惮地迎着夜风大声朗诵“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样的一个开始\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打小近视且骑自行车不老练的我，几次在黑灯瞎火中摔倒在地，爬起来抹一把眼泪，就接着少年不识愁滋味地矫情感伤“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

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青春在深深浅浅的岁月里一闪而过。2018年元旦前夜，我和儿子漫步在长安的街头。儿子两周前刚刚参加了学校精心组织的十八岁成人礼。那天，当我在儿子的成人礼上，意外重逢被请来作为文化学者致辞的商子秦老师时，不禁感叹：偶然的巧合，很多时候要比精心的设计更加浑然天成。刚刚配完眼镜出来的儿子此刻正兴致勃勃地给我普及光学常识。听他绘声绘色旁征博引地给我扫盲光的本质，行走在寒风中的我似乎感觉每一丝空气都是暖的。终于明白，高二分科时他坚持要选理工科是因为喜欢而不仅仅是为了将来好就业。只剩半年就要高考的儿子，每天在贴着“高三不搏，一生白活”的醒目标语下体验着高三党的“无虐不青春”。和我漫步这座城市，是只有节假日才可以有的限量版享受。我不敢奢望半年后他的青春能大放异彩，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的青春一定比我的青春更精彩。

没有人永远青春，但永远有人正青春。

岁月偷不走的芳华

航空工业太航科技 胡少玲

新年一大早，被一拨晒晒的帖子吵醒。为什么都晒出十八岁的照片呢，就因为和“18”沾边吗？还没搞清楚这个梗是怎么回事，又被一大拨帖子砸晕。这次的主题不是“18”，而是“98”。

先是朋友发来的，说1998年如何牛，无论是《相约98》，还是《笨小孩》，当然还有朴树的《NEW BOY》，流行音乐井喷式爆发出若干经典之作，传唱至今；神剧《还珠格格》火遍大江南北，后来的很多个暑假都还是会杀回来热播；《泰坦尼克号》赚取了无数眼泪，撮合了无数情侣，《海上钢琴师》始终在我的电脑硬盘上，至今播放了不下20次……然后是家人的帖子说，1998年居然有这么大事儿：那场百年难遇的特大洪水聚焦了全国人民的救援和牵挂，国产电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贺岁档，中国的互联网浪潮在电脑没有普及的大地上奔腾，不为现在的孩子们所知的Windows98横空出世，法国在里奇马丁的《生命之杯》歌声环绕中如愿捧杯……原来，那些仿佛就在昨天的事情，已然过去了20年。

前不久看电影《芳华》，虽然那个时代的故事对我来说有些陌生，但不妨碍我被那些漂亮的青春、心痛的青春感动得稀里哗啦。于我而言，最靓丽的芳华却是在1998年。那一年我的收获沉甸甸的，是生命中最最重要的。那一年，我的宝贝儿子降生了，我也因为工作业绩突出获得表彰并顺利晋升中级职称。

那一年，是我从事重点型号管理工作后，初见成果的一年。从直接参与项目档案资料的接收开始，从我郑重地在第一张交接单上签署接收方代表的名字开始，我的职业生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参与这项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档案资料引进项目，除了交接难度大、资料数量多，更面临着管理模式的创新和考验。

凭着少得可怜的俄语和管理经验，我开始一张张、一份份琢磨这些资料，慢慢有了点眉目，便立刻将接收回来的资料投入到第一个应用环节。孕育中的宝宝和我一起专心做着这一件事，对照类别、研究顺序、判断结构，他陪着我承担了种种的艰辛困惑，也和我一起体会“闯关”成功的喜悦。每天来来往往查阅资料的同事，都

特别关照我和孩子，那些暖暖的话语、贴心的关怀，和宝宝的健壮一道，给了我强大的精神力量。

摸爬滚打中逐渐摸清了资料的整体构成，我把三张一号图纸粘在一起，铺在大大的整理桌上，按照前期整理工作中统计出来的数据，画出一张近两米长的一览表，所有产品的型号种类、配套关系、文件构成、规格数量……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因为孕期身体笨重，画图的工具也不趁手，我一会儿趴在桌上，一会儿又转到桌子对面，完成这张图表着自费了一番功夫。那时候，满脑子都是我的资料，不管哪个技术主管来，我都能迅速取出他要的文件，不管哪个环节卡了壳，我都会直接告知其中的协作关系。我就这样艰难地成长起来，也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得到了大家的尊重。

那一年，儿子的出生带给全家满满的幸福。这个八斤重、胖到三个下巴的小伙子，这个白里透红、肤如凝脂的小伙子，这个白天大睡、哭起来一层楼都听得见的小伙子，一举降服了我。我小心翼翼地抱着他，我不知疲倦地凝视着他。我打心眼儿里感谢命运对我的眷顾，真心觉得他是比我自己生命更值得珍惜的宝贝。而那些儿子陪着我赶出来的工作，那几百卷的文件，几千份的资料，几万条的数据，那些也都是我的宝贝啊！

当项目档案资料终于建立起一套包括管理制度、业务流程、检索体系、统计办法在内的完整的管理机制，引进资料原文、译文、复制件、生产版资料以及指导性文件、攻关文件、专家培训文件等文件资料得到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当我有幸进到飞机的驾驶舱，我觉得那些产品就是一双双最美丽、最快乐的大眼睛。心底骄傲的情感喷涌而出，刹那间温暖了我的全身。那些心血凝成的果实，就像涅槃重生的凤凰一样生动地走到自己面前。

儿子很快就要放假回来了。这个高大的、让我仰视的小伙子，这个陪我购物、拎起所有物品的小伙子，这个笑容可掬、任谁看见都认定是亲生的小伙子，正延续着我的艺术梦。我更希望他也能如我曾经那般，全身心去做好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延续一段无悔的青春芳华。

那可真是是一段无法忘却的日子啊！它诉说着来时的艰辛，畅想着无限的希望，总是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成为我们初二年级“不大不小”的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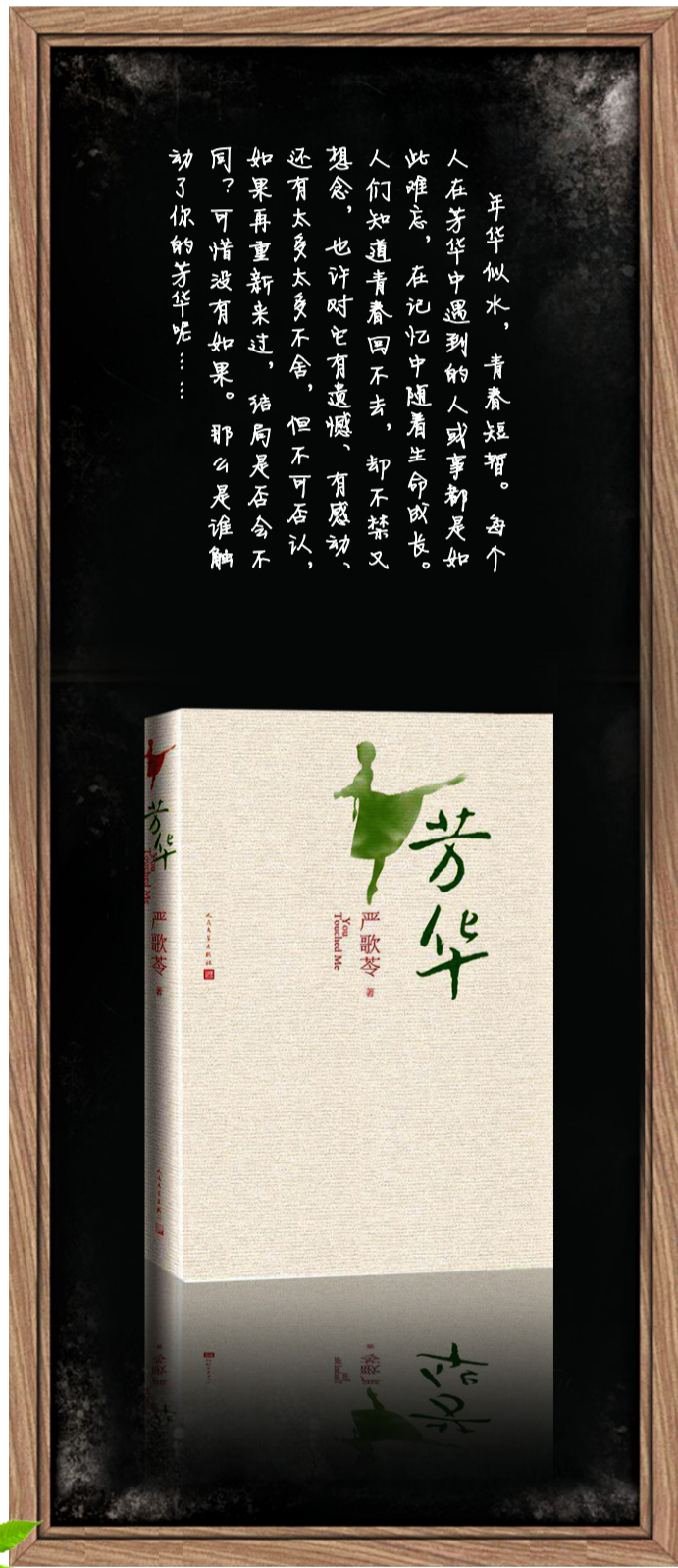
我开始注意这位个子不高的女同学。我发现虽然她平时话语不多，但在她身边总围着一群热情的同学，有时学校安排一些社会活动，只要柳杨一开口，大家纷纷争先恐后干活儿。我总是在想：这个女生到底有什么魅力，同学们竟然这么听她的话？柳杨是学生中唯一的团员，转入我们学校后没多久就成了学校团委书记，当时团委要求她对我们年级中积极要求入团的骨干进行关注和培养，而此时我正争取入团，于是我和她接触的机会自然多了起来。就这样，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代表团委来和我谈话，鼓励我努力学习，积极进步。在没过多久，当我们年级第一次发展团员的大红榜贴出来后，我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天，我整个人陷入激动和兴奋中，当时脑中唯一想到一个人就是柳杨，因为她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不知不觉我就来到了柳杨所在班，想把这一消息赶快告诉她，其实她早已知道了此事，我本想大声对她说一声

“谢谢”，可柳杨看到我后，莞尔一笑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加入共青团是你努力的结果。希望你以后更加刻苦学习，在班里发挥好团员的带头作用。”听了她的话，我心里那股高兴劲儿如同小孩子被大人表扬了一样。

就这样，初中毕业我们顺利地考进入了同一所高中。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柳杨和我竟然被分到了同一个班。从此，我们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那时，班里建立团支部，大家推选我当团支部书记，柳杨也被大家选为团支委，日常工作中的接触逐渐增多，我发现柳杨是一个学习努力，课余生活丰富的女生。有一次，学校组织文艺演出，她带领班里的女同学上台跳了一支舞，当然博得了满堂喝彩。下了台她特地找到对我说：“跳得怎么样？”我对她说：“真没想到，你的舞跳得这么好，我鼓掌把手都拍疼了。”她听了我的话得意地对我说：“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柳杨和我的话

年华似水，青春短暂。每个人在岁月中遇到的人或事都如流星，在记忆中随着生命成长。人们知道青春回不去，却不禁又想念，也许对它有过遗憾、有感动，还有太多太多不舍，但不愿承认，如果再多重来一次，结局是否会同？可惜没有如果。那么是谁触动了你的芳华呢……



青春不能取代

航空工业成都所 杨柳

当朋友圈里各种18岁照片刷屏时，记忆中仿佛早已远去的少女时代“哗”地一下被撞开了闸门。那些贴着青春标签的往事，泛着晕光熙熙攘攘地在脑海里闪现，多么纯真美好。

每到初夏，被散发着淡淡清香、低调却热烈的白色七里香包裹的长廊，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校园最佳午休处排行榜首。坐在花香四溢的长廊下，抱一本书在膝头，嗅着暖暖甜甜的空气，或各自静静地阅读，或相互打趣地嬉笑。

“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不觉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穿过时光的迷雾再回头吟这首三毛写的小诗，忆起长廊下共度的青葱岁月，不禁莞尔。

当年，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大行其道，正是毋庸置疑。十七岁的我，却对三毛情有独钟。那个本名叫陈平的女人，有着不平凡的一生。在资讯不甚发达的那个年代，她走过了千山万水，写出了十余本浪漫美丽的文字，让我深深地着迷。总是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像她一样，梳着长长的辮子，穿着长长的裙子，行走在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行走在别样风景的欧洲和南美。

于是，为了买到三毛的新书，我和一位志同道合的好友，利用短暂的午休时间，讨好小卖部的老板，偷偷地溜出学校去书店（中午学校不允许自由进出，只有围墙边的小卖部有一道通往外界的小门），这可是我学生时代鲜有的违规之举。于是，我全心全意地写语文老师布置的100篇“练笔”，有琐碎的描述、有细微的感触、有缠绵的情愫、有为赋新闻强说的愁，更有青春年少特有的乐。如果时间实在太紧，则会摘抄老师推荐的经典小品，郑愁予的《错误》或是席慕蓉的《一棵开花的树》。总之，认真程度超过其他任何作业。至今我还完好地保存着这几本“练笔”，上面不仅有老师的批注，还有辗转流传于同学之手后留下的种种感想。要是放在今天的网络上，这不就是一篇篇博文和一条条跟帖吗？那有些稚嫩的笔迹，是一场关于青春的记忆，没有大开大合的曲折情节，只有如溪水般潺潺流走的光阴故事，以及对未来美好的期许和憧憬。

青春离不开音乐的陪伴。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没有网络，没有光碟，电视和广播节目也单调乏味。可是就靠着磁带（很多还是翻录）的传播，小虎队的歌在大江南北的校园迅速传唱。遇到节日搞活动时，《新年快乐》《青苹果乐园》《蝴蝶飞呀》是保留节目；毕业分别时，《再见》《骊歌》等是理所当然抒发离别伤感情怀的歌谣。

当然，那个年代，我们还听卡朋特的《Yesterday Once More》、美国民谣《Five Hundred Miles》，以及伊能静的《十九岁的最后一天》，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郑智化的《水手》，香港“四大天王”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对你爱不完》《忘情水》……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高三的一堂自习课上，当全班同学埋头奋笔攻克一大堆习题一片寂静之时，一个男生突然起立大声地吼唱一句“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在震惊四座之余，着实放松了一把。那时很多同学每晚临睡时的必修课就是，打开walkman，戴上耳机，听着歌曲开始一天中最惬意的音乐之旅。

回想起来，早在20多年前，在功课繁重如斯的中学时代，学校就在课余开设了五花八门的兴趣班，不得不感叹母校对拓宽学生视野、培育全面人才所做的努力。还记得下课后赶紧收拾书包奔向电影知识兴趣班，老师在这里给我们讲解蒙太奇，为我们播放《音乐之声》、卓别林的喜剧，甚至组织我们去电影院观摩美国电影周的精彩影片，《金色池塘》《克莱默夫妇》……虽然只是囫圇吞枣，但却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眼前打开了另一扇窗。

那时候，我们看《十六岁的花季》，深刻体味成长的喜悦与烦恼；那时候，我们唱《十七岁的雨季》，尽情释放青春的活力与叛逆。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让我们第一次感受足球的炙热和球迷的疯狂；高年级校队那个高大帅气的排球主攻手，曾经吸引全校学生趋之若鹜地观看校排球活动月的决赛……

岁月如歌。20多年，仿佛转眼之间。时光匆匆流逝，朱自清的发问也变成了我的疑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而那些刻有青春印记的旋律，却依然在脑海中根深蒂固地盘旋着。

每个人，都曾经青春年少，烙印着鲜明的时代特质；每个人，都无法忘怀，那一段不能取代的青春岁月。青春离不开音乐的陪伴。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没有网络，没有光碟，电视和广播节目也单调乏味。可是就靠着磁带（很多还是翻录）的传播，小虎队的歌在大江南北的校园迅速传唱。遇到节日搞活动时，《新年快乐》《青苹果乐园》《蝴蝶飞呀》是保留节目；毕业分别时，《再见》《骊歌》等是理所当然抒发离别伤感情怀的歌谣。

当然，那个年代，我们还听卡朋特的《Yesterday Once More》、美国民谣《Five Hundred Miles》，以及伊能静的《十九岁的最后一天》，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郑智化的《水手》，香港“四大天王”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对你爱不完》《忘情水》……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高三的一堂自习课上，当全班同学埋头奋笔攻克一大堆习题一片寂静之时，一个男生突然起立大声地吼唱一句“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在震惊四座之余，着实放松了一把。那时很多同学每晚临睡时的必修课就是，打开walkman，戴上耳机，听着歌曲开始一天中最惬意的音乐之旅。

回想起来，早在20多年前，在功课繁重如斯的中学时代，学校就在课余开设了五花八门的兴趣班，不得不感叹母校对拓宽学生视野、培育全面人才所做的努力。还记得下课后赶紧收拾书包奔向电影知识兴趣班，老师在这里给我们讲解蒙太奇，为我们播放《音乐之声》、卓别林的喜剧，甚至组织我们去电影院观摩美国电影周的精彩影片，《金色池塘》《克莱默夫妇》……虽然只是囫圇吞枣，但却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眼前打开了另一扇窗。

那时候，我们看《十六岁的花季》，深刻体味成长的喜悦与烦恼；那时候，我们唱《十七岁的雨季》，尽情释放青春的活力与叛逆。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让我们第一次感受足球的炙热和球迷的疯狂；高年级校队那个高大帅气的排球主攻手，曾经吸引全校学生趋之若鹜地观看校排球活动月的决赛……

岁月如歌。20多年，仿佛转眼之间。时光匆匆流逝，朱自清的发问也变成了我的疑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而那些刻有青春印记的旋律，却依然在脑海中根深蒂固地盘旋着。

每个人，都曾经青春年少，烙印着鲜明的时代特质；每个人，都无法忘怀，那一段不能取代的青春岁月。青春离不开音乐的陪伴。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没有网络，没有光碟，电视和广播节目也单调乏味。可是就靠着磁带（很多还是翻录）的传播，小虎队的歌在大江南北的校园迅速传唱。遇到节日搞活动时，《新年快乐》《青苹果乐园》《蝴蝶飞呀》是保留节目；毕业分别时，《再见》《骊歌》等是理所当然抒发离别伤感情怀的歌谣。

初见

航空工业庆安 川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18岁，现在回忆起我的18岁，不仅有些甜蜜还有点苦涩。

上世纪70年代中叶，我就读于西北某市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一所中学。印象中那个年代学校好像很少，周边的孩子小学毕业后都会进入这所中学就读。当年我住在部队大院内，距离学校很远，坐车要三四站地才能到。当年那段路还未开通公交车，每天我都是走着去上学。

也许是出身于部队干部家庭的缘故，那时的我骨子里总带着一种清高，平时只愿意和大院里的同龄孩子玩儿，而不太喜欢与其他人接触，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上大学。记得那是上初二时，有一天，我们年级转来了一位叫柳杨的女同学，她个子不太高，但是长得如其名字一样，面庞清秀，柳叶眉，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她居然还是一名共青团员，要知道那时我们这个年级还没有一个人是共青团员呢！她的到来

妈妈是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负责战地救护伤员。父母的军旅生涯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美好的形象。我们那个年代，不是上山下乡，就是分配去工厂当工人，所以，更坚定了自己想当女兵的理想。可是当兵政审过不了关，让我永远和军人身份无缘。直到1984年，夜大的同学从八一体工大队用5元钱租来一身小号军装，为此，我特意到新大北照相馆照了张彩色军装照。所以，电影里《芳华》中何小萍拿林丁丁的军装去拍照留念的镜头，让我倍感亲切，仿佛屏幕里的何小平就是我，我就是何小平！

看了两遍《芳华》，很多情节让人看过之后又激动又感动，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跟着电影的镜头，忽悲忽喜。那一刻，我想起了张爱玲在《十八春》中写道：“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其实，一生一世的人和事经过时间的洗礼最终都会随风远逝。岁月渐长，我们只是更喜欢云淡风轻的日子。这是当今部分年轻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再去用力爱与恨，伤怕了自己初老的灵魂！

看完《芳华》，回味我们这一代，如果说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人的芳华是在忠诚执行中度过，“80后”到如今“00后”，就是在选择中度过。《芳华》唤起的不仅仅是对于十八岁青春的记忆，更是对于曾经为这个世界上升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的创建，付出了美好青春的仁人志士的缅怀，向不同时期为中华民族献身的先烈们致敬！因为信仰让他们奉献了自己的芳华，用他们的滴滴鲜血染红了共和国的旗帜。正像片尾《血染花》中那样唱：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铮铮硬骨绽开花，滴滴鲜血染红它！世上有朵英雄的花，那是青春放光华，花载亲人上高山，顶天立地迎红霞……

追寻你的芳华

艾薇

《芳华》是冯小刚导演、严歌苓编剧的一部军人题材影片，电影以20世纪70年代部队文工团为背景，塑造了工人子弟刘峰、右派子女何小萍、干部子弟郝淑雯等不同家庭出身人物的矛盾冲突和命运，更有对青春的美好回忆和对人性的拷问。

影片的上映像冬天里的一把火，撩起了一代人的记忆，更引起了人们的思考。电影以配角萧穗子的回忆展开，其中有几个故事情节，让我从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粉碎“四人帮”后，刘峰从北京回来，给舞蹈队北京籍的人带来家里委托的物品，尤其以萧穗子的东西最多，一大箱子吃的用的。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眼泪哗哗地流，不由地想起了自己。

那是在“文革”期间，爸爸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流放到三线江油的单位，当时他不仅经常挨批斗，还每天被逼着在锅炉房烧水、烧火、干完杂活还要写对剥削阶级家庭的重新认识。“文革”期间，因清理阶级队伍，爸爸被扣上黑五类的帽子，我们姊妹三人被称为“狗崽子”，入团、入党只有和父亲划清界限，才能顺利通过！我家银行存款被冻结，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每月用她仅仅69元工资支撑到1979年爸爸平反。在爸爸被批斗期间，单位只给他每月3~5元生活费，中午只能吃食堂准备喂猪的剩饭。爸爸每年春节回北京探亲，他用攒下的生活费给我买了一身新衣服，我很满足，因为从前我一直穿着哥哥穿过的打着补丁的男装，现在我终于能穿上一件漂亮的女式衣服，也可以到学校向同学们炫耀一下，那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爸爸以前参加过解放战争，新中国解放后，他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6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员。